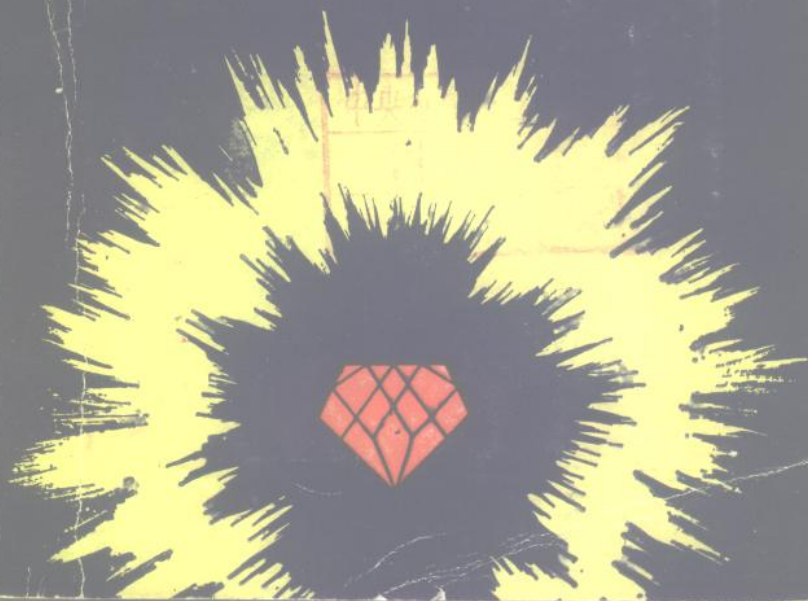


〔日〕森泳 著

张竹 王兴起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非洲女王



I313.45/b1 77776



非洲女王

〔日〕森泳著

张竹 王兴起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邱季生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非洲女王

作者 张 竹 王兴起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1988年9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125

印数 1—11,550 册

字数176 千

ISBN7—5411—0238—5/I·225

定价： 1.89 元

引 言

三月的伦敦，残冬的料峭寒气还顽固地占据着各个阴暗的角落，然而街道两旁的树枝和公园的草坪绽开的嫩黄却预示着春天就要姗姗而来！

早春的景致，更加撩拨起滨琦恒彦内心的亢奋，他放下车窗，吩咐司机：“把车停在特许住宅二号。”

这是一幢暗灰色的十层大楼，铅色的天幕给大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苍白。在一排石柱中耸立着高大而牢固的大门，门上安着镶有铁窗格的玻璃窗，使这幢带有古希腊风格的建筑物透出一股阴森味儿来。

滨琦恒彦恐怕到死也不能忘记十年前第一次受“辛迪加”邀请到这儿来的情景。一般说来，大楼正门前都挂着一块刻有公司名称的黄铜镶板。但这幢楼却与众不同，它只是在正门前的石柱横梁上刻着“特许住宅街2号”几个字。就连住在本地的伦敦人，知道这“特许住宅街2号”的也寥寥无几。如果不是同这儿打过交道，滨琦决不会想

到这个只占街道一角的普通建筑物，竟是操纵着全世界的金刚石贸易的中心。

“辛迪加”的真实名叫“金刚石特莱公司”，它以南非、西南非洲、扎伊尔等金刚石出产国开采出来的金刚石为基础支配着占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金刚石的贸易市场。

敢于向这个公司挑战的，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企业联合组织，迄今为止，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目前，就连与南非共和国齐名的金刚石产出国——苏联，也放弃了与它毫无意义的对抗。

为了左右金刚石的价格，“特莱公司”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控制着复杂的情报网，流通网，以及金刚石的出产。从事金刚石贸易的人把它叫作“辛迪加”。

“辛迪加”每年十次邀请三百名从世界各国挑选出来的金刚石商人进行贸易。名字若是上了“特莱公司”邀请名单的金刚石商人，无疑是意味着得到了世界性的荣誉和信任，而这种特权，往往是会父子相传、代代延续的。

滨琦第一次接到“辛迪加”试探性的邀请时，已经是祖传三代的金刚石商人了。他感到，这是对他们世代含辛茹苦经营的回报和承认。从前那种奔波不定的经营生涯将从此结束了。欣喜若狂的滨琦，曾在这儿显露出手足无措的尴尬。十年后的今天，滨琦又站在这“特许住宅街2号”的大楼门前。经历了大半生涯的坎坷，年逾半百的滨琦还是感到双腿震颤，紧张得无法控制住身体的颤抖。他正了正大衣，轻轻地弹了弹一尘不染的衣襟，一只手拿着

文件包向大门走去，玻璃大门无声地向里面打开了。四五个身材魁梧、系着黑色领带的警卫，站在入口处谦恭地对滨琦微笑着。他们对应邀前来的三百名金刚石商人的身材、长相乃至走路的细枝末节都了如指掌。警卫们的黑西服敞开着，为的是能迅速地从腰间拔出手枪来应付突然出现的情况。

离指定的贸易时间还有八分钟，不过，“辛迪加”总是严格地恪守着交易的时间，绝不轻易提前一分一秒。接待室里，一位先来的客人正神色紧张地等待着。滨琦记得以前在这个接待室里曾与他寒暄过。对方一见滨琦，脸上立即浮现出拘谨的笑容，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您是滨琦先生吧？我是纽约的罗巴德·埃利克逊。”接着用周围听不见的声音对滨琦耳语起来。“辛迪加”是不喜欢被邀请来的人相互进行接触的，因此，严格规定贸易时间不得超出五分钟。

“你听说从安特卫普传来的消息吗？”

“详细的还没……”滨琦小心翼翼地回答。

“南非又发现了巨大的金刚石，听说是一颗重两千克的原石，是仅次于‘库列南’，居世界第二大……”

“两千克拉……”

滨琦大吃一惊，前不久他也影影绰绰地听到过一些传闻，但详情并不知道。不过想从罗巴德的嘴里探出个究竟是不可能的。

重达三千多克拉的世界最大金刚石，是1905年在南非

的普列米尔金刚石矿发现的，它以矿山开发者“库列南”的名字命名。1907年，南非当局把它献给英王爱德华七世。后来制成九颗大钻和九十六颗小钻，其中最大的一颗被誉为“非洲之星”。

现在又出现了两千克拉的大金刚石，难怪……

“是在南非的哪座矿山发现的？”

“确切的地点我也不清楚。”

罗巴德小心地窥视着四周。入口附近站着一名警卫，他大概不会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

“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所以‘辛迪加’到现在还不公布这一消息。”

“是什么意外？”滨琦不解地歪着头问。

“听我的一个犹太朋友说，金刚石是在莱索托的一个矿床上发现的，在运往约翰内斯堡的途中突然失踪了。”

“莱索托的矿床？中途失踪了？”

罗巴德点了点头。滨琦这是初次听说。莱索托位于南非共和国南部，是个很小的黑人自治区，那里几乎全是海拔二、三千米的山岳地带。迄今为止在莱索托已经发现了六个金刚石矿床。

“象是被什么人给盗走了。目前‘辛迪加’已开始组织人马，拼命追踪它的下落呢！”

“噢，那么，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呢？”

“详情我也不清楚，……听说金刚石落到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游击队手里了。”

滨琦听到“辛迪加”正在组织人马追踪金刚石下落的时候，不由得浑身颤栗了一下。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被“辛迪加”邀请之前，就觉察到周围有许多陌生的眼光监视着自己。后来接到“辛迪加”的邀请，才知道对他的审查竟追溯到五代以前，对他当时的资产状况和社会活动等全部进行了严格彻底的审查。

“鉴于那块金刚石无与伦比的美，‘辛迪加’把它誉为‘非洲女王’。”

“‘非洲女王’！真是充满魅力的名字。”

“哪怕只有一次也好，我真想得到这块稀世之宝啊！”接待室门口出现了一位女人。

时间到了，滨琦站起身，同罗巴德简单地打了下招呼，随着那位担任向导的女人登上通向二楼的宽敞石阶。

“非洲女王”……就是想象一下也让人觉得愉快。他记得一九七八年九月在西非的赛拉利昂发现的重一百四十五克拉的金刚石，就价值二百五十万美元，要是两千克拉的金刚石，至少会值三、四千万美元啊！

“滨琦先生，就是这个房间。”担任向导的女人推开靠近二楼北侧的一个房门，滨琦道了声“谢谢”，便向屋里走去。这个房间的门上贴着写有滨琦名字的牌子，这是个举架很高的宽敞房间，地上铺着豪华的波斯地毯，靠墙一侧摆着一套黑色皮革沙发，反射在墙壁上的柔和光泽和乳白色的房间浑然一体，给人一种轻松舒适的感觉。明亮宽敞的大玻璃窗前有一张细长而坚实的桌子，桌上罩着一

块雪白的台布，上面摆着盛放金刚石的小型厚纸箱。看到滨琦，坐在沙发上的贩卖部长站起来，打着招呼：“身体不错吧！滨琦先生！”他用正抚着胡鬚的手指了指小纸箱。滨琦走上前去，纸箱内盛满了用普通的马尼拉纸包着的各种规格和不同等级的金刚石。“您看清楚了吗？”

“请允许我看二、三个。”滨琦从文件包中取出了十倍的放大镜，这决非是对“辛迪加”的分类表示怀疑，就连最内行的金刚石商人，也不得不佩服“辛迪加”对金刚石分类的精确。

鉴定金刚石需要把它放在白纸上，在正北的阳光照射下进行。为了恪守这一准则，金刚石界发明制造了达到同一效果的电气照明设备。

“辛迪加”的金刚石选别分类大体有二千个以上的等级。出售时按质论价，因此把这间宽敞房间作为专门进行分类的场所。分类是由四百个金刚石专家进行几次核对才完成的。滨琦想要先看一下，不过是为了满足对已经属于自己的珍宝先睹为快的好奇心而已。

“太美了！”滨琦拿起一颗金刚石放在十倍的放大镜下，一面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仔细地欣赏着，一面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

“合您的意吗？”

“当然啦！”滨琦看了看纸箱上的标价：二十万美元。好高的价格，不过箱子里的金刚石完全够得上这个价。他把从皮包里取出的银行汇票递给贩卖部长。

“辛迪加”每次必定为每位邀请来的人准备一箱金
石，至于纸箱中金刚石的大小、成色、数量，均按“辛迪
加”的意志决定，应邀前来的人虽然可以预先按照自己的
意愿订货，但是决不可以在“辛迪加”指定的箱中进行筛
选，要么全部买下，要么全部放弃，没有其它的选择，对
箱中的货色不能提出半点异议。不用说，如果这次不成交
的话，那么下次被邀请的名单里就不会再出现你的名字，
也就是说这种形式的贸易是不允许买主发表任何疑意的，
决定权完全在卖主一方。

“那么，您太幸运了！”贩卖部长伸出手来。滨琦毫
不迟疑地与他握手。在金刚石交易中，握手是表达相互信
赖、意见一致的标记。

“不过，滨琦先生，”

正在把装有金刚石的纸箱谨慎地放进皮包最底层的滨
琦，惊疑地抬起头，在与“辛迪加”接触的这十年间，虽
然眼前的这个人一直是自己的贸易对手，可是他却从未主
动说过一句话。

“近一段时间，有些不知深浅的人想和‘辛迪加’进
行可笑的抗争，如果你了解到什么特殊情报的话，希望您
务必提供给我们。”

“‘非洲女王’的传说是真的吗？”滨琦大着胆子小
声问了一句。贩卖部长锁紧了眉峰。

“您是在什么地方听说的？”

“安特卫普正秘密地传着这个消息。”

“听谁说的？”

“纽约的一个朋友……”

滨琦想，刚才在接待室和罗巴德的谈话可能传到他的耳朵里了。贩卖部长仔细地审视着滨琦，片刻后，他点了点头。

“的确，我们也因此正处在困难之中。这个月以来，我们的人在纽约已经被杀死了四、五个。目前还不知是谁干的。这些似乎与那个毫无根据的‘非洲女王’的传说有点关连。”

“是吗？难道‘非洲女王’只是谣传而已吗？”

“噢，是的，那只不过是谣传罢了。如果和我们有关连的矿床上真的发现了什么‘非洲女王’的话，我们肯定会得到这方面的情报。调查本部已就此开始调查，目前尚未和我们取得任何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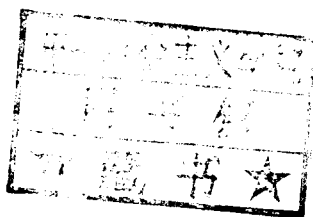
“原来如此。”滨琦虽然点着头，心里却一点也没相信。他知道，“辛迪加”绝不会把那么机密的事情如此轻而易举地透露给他这样的一个商人的。调查本部的行动，不正表明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

“总而言之，请转告您的同事，切切不要相信那些无稽的谣传，这是我们对您的一点期望。”

贩卖部长又恢复了平素镇静的神态，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滨琦看出来，那笑显得很勉强。

目 录

1	引 言
1	第一章 可爱的“凯瑟琳”
38	第二章 黎明的撒哈拉沙漠
89	第三章 精灵之谷
140	第四章 星光闪烁的津巴布韦
199	第五章 燃烧的热带深草原
252	尾 声



第一章 可爱的“凯瑟琳”

1

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城，灯光扑朔迷离，宛如镶嵌在夜幕中的星辰，放射出令人晕眩的光晕。

卡萨布兰卡机场滑行道上的照明灯，冷冷地伸出光明的手，不太情愿地迎接着破旧不堪的“凯瑟琳”号飞机。

“襟翼，50度。”机长北一马命令着副驾驶员亨利。两侧的发动机发出有节奏的震动声，机体簌簌地颤抖着。

“放下起落架。”亨利复诵着北一马的命令。陡地，手中的操纵杆一阵震颤，起落架逆着风压伸出了机体。

“起落架放下来没有？”放下起落架的绿色信号灯没有亮。北一马用手叭地拍了一下信号盘，刹那间绿色信号灯随着机身的震动忽明忽暗地闪着亮光。北一马长出了一口气。

“又是接触不良。”

“可爱的‘凯茜’眼看着变成废铁啦！”

亨利在发动机的轰鸣中大声地附和着北一马。北一马拿着装有苏格兰威士忌的小酒壶咕嘟喝了一大口，然后递给了亨利。酒是他们不可缺少的伙伴，离开酒他们什么也不能干。“凯茜”是他俩对“凯瑟琳”号飞机的爱称。这架飞机的机龄对他们来说是个谜。尽管在购买它的时候，原来的飞机主人打保票说这架飞机从制造到出售仅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但这至少打了十年的埋伏。从制造日期被刮掉的迹象看，卖主就是在掩盖事实。不过有的场合，不知道事实的真象更好，尤其对情人来说，掩盖事实是常有的事。既然一开始就被蒙蔽了，那么就蒙蔽到底吧。

据同行说，“凯瑟琳”战前就在欧洲上空飞行，比战后出生的北一马还大了不少岁。但是北一马和亨利能买起的只有这架飞机。

“请按规定着陆。”从管制塔上传来了生硬的命令。

“……你的飞机稍稍偏右，对，就这样，好啦！”

“啊，拜托了，‘凯茜’小姐，可爱的姑娘！”北一马轻轻地拍着挡风玻璃，说着宽心话，反正这比什么都不说会强些。

北一马按照塔台的指示，一点点地放慢了速度。

“……好啦，就这样，现在进入滑行……情况良好……马上就会通过，三、二、一……”

“滑行道！”

“着陆灯！”

北一马喊着。“凯瑟琳”迅速地接近了滑行道前面并

列的红色入场灯。

“右翼的着陆灯怎么不亮呢？”

“好象没接触上。”

“天啊……”

北一马咽了口唾沫，滑行道上的灯越来越近了。

“去他的！”

北一马用力扳动了操纵杆，蓦地，咕咚一声机体震动了一下着陆了。北一马出了口长气。亨利端起酒壶喝了一口，又递给北一马。

“欢迎您光临卡萨布兰卡国际机场。”

从塔台上传来了管制官的声音。“北机长，对不起，请迅速离开滑行道，后面还有飞机等待降落呢。”

“明白啦！”

北一马喊了一声，“凯瑟琳”离开了滑行道，在探照灯的照射下，驶进了指定的停机场。北一马关上了发动机，螺旋桨旋转了一会儿停止了。亨利卸下安全带，打开驾驶室的门，向爱犬喊了一声：“出来！”立刻，一个黑家伙窜出来，吧哒吧哒地用舌头舔着亨利的脸，然后又把爪子搭在北一马的腿上，头贴近他的脸，亲热地发出唁唁的叫声。

“飞机上要是有一名技术高超的航空机械师就好啦。”北一马说。

亨利从座席上取下上衣，搭在肩上，爱犬那维凯特^①，

^① 那维凯特即飞行员的意思。——译者注。

跳到门边吠叫着。

“能和我们合得来的人，要么是酒鬼，要么是罪犯，有一流技术的人是不到我们这儿来的。”

北一马耸了耸肩，从驾驶席上站了起来。的确是这样啊，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雇用过四名航空机械师，其中有三个人是因酗酒和注射麻醉剂而导致大脑痴呆的无用家伙，另一个虽然技术还说得过去，前不久却失踪了。北一马和亨利因此被巴黎警察署以帮助犯人潜逃为由而逮捕，受到极其严厉的审讯。

“那么，那维凯特，我带你去吃顿有名的摩洛哥饭。北机长，我过会儿就回来。”

亨利打开机门，踏着地勤人员搭好的舷梯下了飞机，那维凯特在他的后面一个劲儿地摇着尾巴。北一马深深地吸了一口摩洛哥温热的空气，走下舷梯。

“您是北机长吗？”刚从海关大楼走出来的北一马听到有人喊他，便寻声看去。一位穿着不凡的高个子男人站在他面前，敞着怀的上衣散发出高级香水的芬芳。这是位英俊而潇洒的男子。

“我叫比埃尔·辛甫逊，是伦敦的斯顿介绍我来找您的。”

比埃尔操着不标准的法语作完自我介绍，把手伸向北一马。真看不出他的手掌这样结实有力，那么衣服里面会是铁一样的筋骨吧！

斯顿？沉默了几秒钟，北一马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张

长满胡须的脸。他记得两年前曾和这个斯顿把军需物资从西德的 NATO 军事基地秘密地运到以色列。

“现在，他干什么呢？”

“在英国的陆军医院躺着呢。”

“他怎么了？”

“你不知道吗？”比埃尔耸了耸肩说，“那家伙真不走运，他在德黑兰空军基地降落时，正赶上反国王派的伊朗空军和亲国王派的陆军不期而遇，冲突中他受了伤。幸运的是没有生命危险。”

“哦，他是个怎么也离不开恶运的刚强汉……”

“据他说还有一个人也是个离不开恶运的硬汉子……”

北一马沉默了。至于斯顿说了自己些什么，他大致能猜得出来。

“您现在在哪家的活儿呢？”比埃尔问。

“摩洛哥航空公司转包的活。”

“什么时候到期？”

“明年春天。”

北一马的工作是向随时都会被导弹击中的西撒哈拉沙漠的摩洛哥前线军事基地运送军需物资，如果想中断合同的话，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对方也不会找麻烦的，因为有不少人争抢这个报酬高的活儿。

“中断这个合同行吗？”

“我和我的助手都挺喜欢这份差事。”